

皇家贵族

一个平信徒的历程

一个百年灵感

在亚西西方济各的故事中找寻皇室贵族思想的影响，对他传记的查考，使我们可以在他基督徒的奇遇中追溯到一个“平信徒的旅程”。阿米达·巴雷利培育出的基督君王传教士，玛利亚·斯迪科（**Maria Sticco**）完美地捕捉到这一点，因为它不仅是为平信徒，而且是意大利复兴时期的理想，也是社会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家阿戈斯蒂诺·杰梅里的理想。作为文学专家的玛利亚·斯迪科（**Maria Sticco**）不可能没有在方济各会的记述中，又或者在琵卡（**Pica**）太太的儿子方济各的生活中，注意到那强调骑士的温柔爱情的法国小说的影响。因此，玛利亚·斯迪科只讲一位“伟大国王的传令官”的方济各，而巴雷利和杰米尼都试图逃避这种太神圣的基督宗教教义。对他们来说基督宗教教义不是为了教宗在世的权利，也不会对现代民族自治的追求麻木不仁，而是成为转化人类之城的酵母，这种文化使所有人都成为一个王国的公民，但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王国，也不是世俗性轻薄的“美好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而是一个天主的王国，就是方济各传令官所传报的那种和平，由所有受造物歌颂的，使整个人类都成为普世手足的王国。讲到杰米尼神父，作为方济各会士，保持着非宗教性科学家的思想，斯迪科写到：“正如方济各清晰地感受到的那水、火、土地、被赦免的、悔改的、垂死的人，他这位在二十世纪的会士在劳动者的内心加上对天主自由地颂扬，用自己的劳动和辛苦与祂的计划合作（杰米尼神父，346）。今天，我想跟你们一起从方济会原始资料的角度去解读玛利亚·斯迪科，巴雷利的弟子，也是在她身后成为带领基督君王女性在俗传教会的第一任会长。

情操高尚的商人

正是天主的“高贵魅力”赢得了年轻的亚西西商人的青睐，而他本来就对穷人异常慷慨。薛拉诺(**Tommaso da Celano**)的方济第一传记说明了这一点。在亚西西，新的商业文化泛滥成灾，纯粹的经济利益诱惑着人们，甚至流落低俗，而方济各却与众不同，他拥有一种非凡的优雅，一种与生俱来、高贵大方的高尚精神。面对玷污商业文化的虚荣，尤其贪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济各的宽广胸怀，这几乎是天主介入的前兆，就是在日后引导他到痲疯病人中间施以仁慈。

与其说是对商业社会的精辟批评，不如说是对世俗的批判，高贵的爱截获了伯多禄·柏纳道(**Pietro di Bernardone**)和可怜的琵卡(**Picca**)夫人的儿子——世俗的方济各，在他所归属的社会中引领他，提升他，使他成为一名歌颂至美善者的歌唱家。总之，商人方济各被至高君王所征服，成为了祂的传令官，把他所在世俗的世界带领到天国，到新的国度。他是最卓越的新人类，另一个国度的臣民，正如他在以后写成的会规中所写的一样。薛拉诺见证的第一个弟兄团体，并不打算摧毁商业文化，而是通过他的后代由内部去征服它，显示出包括经济在内

的优势，证明贪婪是对公众利益的破坏，而慷慨却会带来与所有人的兄弟情谊，也是市场所追求的第一目标，因为那是相遇和交流的地方：

他是众人惊叹的物件，他充满野心，处处想超越他人，无论是享乐、奢华讲究、诗歌、歌曲、豪华细软的衣服。他富有奢侈，却不吝啬；不聚敛财富，却挥霍无度；他做生意时谨慎，但用钱时却只图虚荣。不过，他为人和善，能干而且平易近人，而这些优点只有利于他的愚昧。于是，为不良分子所拥戴的他，便趾高气扬地走在巴比伦城的大街上，直至上主由天垂顾了他，为了自己的光荣而约束了他，使之不致丧亡。（薛一，ff 320）

来自天主的追求

如果方济各那高贵威严，慷慨的天性，使他更容易做出根本的改变，天主庄严的鼓励却敦促他从与生俱来的宽广胸怀，过渡到对侠义之举的渴望。事实上，随着他内心的转变，这位商人发现自己越来越被骑士的高贵美德所吸引。他被十字军东征的冒险旅程所引诱，决定跟随一位亚西西的贵族，出发去普利亚。这位贵族正是教宗依诺森三世召叫到他跟前成为"武士"，就像另一个圆桌会议中的阿瑟王。事实上，他担心他所保护的菲特烈二世所处的困境，因为他还是十分年轻，无法面对王侯权力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来捍卫自己的王国。薛拉诺在这里将这个商人转变为骑士，一种包括勇敢、慷慨、高尚，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骑士精神。保护卡禄王、奥兰多王、奥里维罗王的骑士文学中的美德构成了引导商人，通过那歌颂高贵之爱的歌手，变成"伟大国王的传令官"。

一位亚西西的骑士当时正在进行着大规模军事行动，充满虚荣心，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和荣誉，决定带领他的部队到亚普里去。当得知了这些，心志轻浮而胆量则不弱的方济各，遂约他同去；方济各虽然不如他显贵，却比他更为豪放：虽然不如他富有，却在慷慨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薛二，FF 325）

梦的语言

如果是高贵骑士的冒险梦想引领方济前进的道路，那么同一位上主，伟大的君王也不会不调整他的语言，为他开启了一个经验，就是通过夜晚的神视中那迷人的语言去聆听天主。天主小心翼翼地进入了骑士的世界中。与成堆的衣服和商人的店铺相反的，祂提供的是亮晶晶的武器的梦幻形象，这是为高贵君王未来的骑士所准备的，他是神贫夫人的净配，是神贫兄弟情谊的母亲。

前一夜，昔日曾以公义之杖打击他的天主，现今在梦境来探望他中，赐以甘美的恩宠。由于方济各热衷于虚荣，故此天主以极端的荣耀吸引他、鼓舞他。他似乎见到自己屋内满是武器，如马鞍、盾牌、长枪之类。他喜不自胜，但却对这事的意义默默感到不解。因为他不惯于在自己的屋内见到这类的武器，他惯于见到的是些一堆堆待售的布匹。他正在非常诧异这突如其来的事时，有声音答复他说："这一切将属于你和你的士兵"（薛二，FF 326）。

皈依不是由上而来介入的结果，也不是惊心动魄的、几乎是强迫的效果，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组成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尊重至高君王的追随者的意愿和愿望。其实，方济各从来没有去过普利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意识到他对梦的解释并不完全真实。骑士的梦，皇室贵族的魅力，但是，他已经渐渐在内心做出新的决定。他不会再回去当商人，也不会作骑士。他意识到他要卖掉他所有的衣服，包括骑士的盔甲。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买下那颗宝贵的、稀有的、真正高贵的珍珠。

身未变而心已变的方济各不肯到亚普里去，只设法将自己的心意转向天主的旨意。于是，他便稍稍远离了尘嚣和俗务，而尝试将耶稣基督隐藏在自己内心。他就如同聪明的商人，将找到的珍珠隐藏起来，不让胡涂人见到（玛 13:45-46），并暗地设法变卖所有，为了去买那颗珍珠（薛三，FF328）。

初期同伴的目光

在这位未来的神贫女士骑士的转化过程中，薛拉诺参照由修会初期"与他在一起的同伴"：路斐诺(Rufino)、良(Leone)、安哲乐(Angelo)三位弟兄的见证所撰写的《三友拾遗》，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实际上，方济各的同伴们比骑士先行前往科莱斯特拉达之战的普利亚，那是贵族与商人、贵族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冲突。战争的失败不止表现在物质层面上，还有在文化、象征意义和精神层面上。这场失败使方济各病倒了，而且成为阶下囚，不止是长达数月被沉重的锁链捆绑在牢房里。在佩鲁贾的监狱生活，使他目光呆滞，也迫使他蜕变，最终决定成为骑士。这样，从商人身份到高贵爱情的骑士身份的转变就发生了。

方济各彻底的改变表现在这一幕，就是将自己华丽的衣服送给了一位没落的贵族。他只是认为复制了苏匹楚（Sulpicio Severo）记述的马蒂诺（Martino di Tour）把斗篷送给穷人的故事。

《三友拾遗》中，方济各不仅是对饥寒交迫的穷人的慈悲之举，而是对没落贵族的尊重的行为。这完全与科莱斯特拉达之战背道而驰，因为在傲慢的商人势力的推动下，贵族被认为一无是处，对社会前进的进程相反。然而现在，这个商人感到不满，他认识到自己目标的不一致性：他在寻找一位高贵的贵族，好将引领自己走向一个不以经济为目标的成功之路。

事实上，从《三友拾遗》的第一行开始毫不掩饰他的高贵，这种高贵与商人的平庸形成鲜明对比，甚至与贫穷女士的高贵气派相提并论。

方济各成长后，天资聪敏，他步武着父亲的踪迹成了一位商人，一位经营布匹的商人，但在经商上，他与他的父亲大相径庭。有好几次，他的父母责备他挥霍无度，仿佛自己是王公贵族，而不是商人的后代.....当他的母亲听说她儿子的奢侈和浪费时，她回答说："你们以为我的儿子将来会是怎样的人？他要因天主的恩宠，而成为天主子！".....在服装方面则更为浪费，远超过其社会地位的需求（《三友拾遗》，FF1396）。

对于《三友拾遗》，方济对没落贵族的慷慨捐赠是一次非常彻底的改变，因为他的生命朝向另一种高贵，另一种王权。《三友拾遗》中记述的斯波来道的梦，与第一部传记的记述相比，至高天主的讯息变得更加清晰："你以为谁能给你最好的酬劳？主人或是仆人？"方济各回答：

"主人"。那一位回答说："那么，你为什么要离弃主人而投靠仆人，离弃王子而投靠下属呢？"狂欢之王，亚西西慷慨的商人，那有志成为高贵的骑士的方济各开始明白哪个是他心之所向的，完全满足他心意的至尊王国。

不久之后，方济各回到了亚西西。一天晚上，他的同伴们推选他们的主，依他的心意娱乐庆祝。他一如往日，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晚宴结束之后，他们便离开了，开始高歌，游荡在街道上。他的同伴们在前领路，方济各手里拿着他作为王的令牌尾随其后，并与他们保持距离。他不唱歌，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忽然间，主触动了他的心，并以如此出奇的甘美充实了他，使得他讲不出话，也动弹不得。他只能感到并注意到这压倒一切的甘美，使他完全失掉了所有官能的感觉，诚如他后来透露，即使当时把他碎尸万段，他也不能稍动一下。及至他的同伴们环视一下后，他们发现他落后已远，就都回到他身边。使他们吃惊的是他们看见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们追问他："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不紧跟着我们？莫非你在想娶妻成婚？"方济各清亮的声音答说："你们说得不错，我在想追求一位你们从未见过的，最为漂亮的姑娘。"（《三友拾遗》，FF1402）

神贫夫人的魅力

神贫歌手的语言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方济各改变的因素。虽然已经暗示了高贵的神贫夫人的结局，在接下来的罗马朝圣之旅中，方济各用法语请求施舍的好似高贵的爱情挽歌。后来的一天，这位抒情诗人请求一位穷人与他交换衣服。从之前他将珍贵的衣服赠予没落的贵族，转向了穷人，其间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这是对肉身转变的一个总的考验，接下来就发生了与麻疯病人的事件。在这里，科莱斯特拉达商人为维护阶级利益而封闭的理想被永远淹没在对可怜人的慈悲中，那是来自高贵的天主的仁慈之心，另一种甘怡，现在点燃了他对光明的渴望："高贵荣耀的天主，请照亮我心中的黑暗....."

在薛拉诺的传记中，对商业文化的摒弃，发生在这位骑士最后一次戏剧性的旅行之后，前往伏理袅把布匹换成金钱，然后他在圣达勉教堂后面角落里的一扇窗以轻蔑的态度将一切抛了出去。悔过自新的商人把金钱当作石头。在会章里他就是这样写的。方济各已经准备好了与他的父亲对峙，以及最终与商业文化彻底决裂。高贵的骑士成就了这一变革。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同一部《会规》中插入的“贫穷的挽歌”中所读到的那样，是关于新王权，即天上王权的语言的参照点：

"这是至高贫穷的崇高境界，就是成就了你们，我亲爱的弟兄们，天国的继承者和王，你们使自己在物质上成为贫穷的，但在德行上成为富有的。这是你们遗产的一部分，是可以引领你们直到活人之地的尽头"（RegNb 6, 6）。

这王权浇灌着这位商人的愿望，直到引领他与麻疯病人相遇，他们是被排挤在当时的商业和政治之外的，他们成了另一种公民身分的象征，就是能够让人进入活人之地的身分。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阿米达·巴雷利和奥思定·杰米尼坚信将“君王”这个字眼加入他们所建立的在俗团体的名称中呢？在他们的想法中，还有一个就之前的自由社会，和后来的法西斯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替代方案。为新生的女性团体命名为“耶稣圣心社会王国方济各第三会”。事实上，它的意图是肯定基督徒有权参与建立一个教会团体，即成为教会。对于自由思想来说，信仰应该是一个私密个人的事情，不应该有公开的展示表现。任何组织制度上的支持都被认为是国家的特权。另一种联合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对在个人权力的价值的压制，甚至允许在必要时使用暴力进行社会变革，其目标仅仅是满足经济上的需求。

在自由主义国家的最初几十年里，也是为了应对单方面废除宗座国家的决定，天主教徒完全不参与政治生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为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创造了机会，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爱国者，但是这个国家不承认天主教徒有权拥有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念。因此，在战争结束以后，意大利天主教徒首先是面对社会主义提供的理念。就这一点，杰米尼(Gemelli)亲自经历其中，一个法西斯的社会道德不止想指导各个团体，而且以同样的意识，甚至去创造出自己的宗教。

正是在这个关头，教宗比约十一世与巴雷利和天主教大学支持者——杰米尼的关系密切，借着通谕《Quas Primas》（1925年12月）提出了君王的教义为基础命名了新的团体。于1928年，在比约十一世的倡议下，命名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君王女性传教士”。关于王权的教义允许基督徒作出不同的政治、社会甚至人类学的选择、包括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果基督不只是司祭，而且是君王，这意味着，祂的位置赋予祂权力行使政治责任，同时也要求致力于建设一个王国。这个王国是有时间性，历史性，而不仅仅是末世论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是纯粹的政治活动。反而对于巴雷利和杰米尼来说，它首先是文化性，社会性，劳动型和培育型，就像天主教大学的项目一样，其意图是提供一种天主教文化，并且将天主教重新带到文化内，是一种真正的有别于法西斯主义观点。

教宗比约十一世在位时颁布的基督君王教义为杰米尼提供了把方济各传统中基督为首的传统，转换为当下的语言。基督君王的御座是十字架，从祂的肋旁涌出的生命之水和爱情的血是万物归一的核心。一切由祂开始，一切都以祂为中心。祂是方济各的“我的天主，我的一切”。祂是在万物之内的天主，因为一切都可以在祂内找到意义。在方济各的歌咏中，他称每一个受造物为兄弟姐妹。正如斯迪科（Sticco）回忆到，杰米尼希望在同一首歌咏中加上歌颂劳动者的诗节，因为他认识到工作的神圣价值，是真正礼仪的价值。如果基督是君王，而不只是司祭，那么神圣与世俗，天主与自然，天上与人间就没有区别了。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整个历史中，每个事件、每个现实、每个存在的片段，一切都是神圣的。在这个普世君王的形象中，杰米尼认出这个教义使万物都趋向合一，文德（Bonaventura）和斯歌图（Scoto）也都讲过。正是为此，才看出那因为科学与信仰、宗教与生活、虔诚与文化之间撕裂，而受苦流血的灵魂有治愈的可能。

斯歌图讲的对十字架的热爱，也如同圣史若望和圣保禄对基督为核心，普世君王的赞美与热爱。这个奇迹般的结合立刻为方济精神生活定下基调，因为它从神圣的角度看待自然、历史和人类事务，将其视为受造物和命中注定的事件，尽管具有反叛性，

但一切都朝向唯一中保耶稣的胜利，使每个人成为一位工人，一位士兵，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来自祂神圣的王国，根据莱莫都·卢骆（Raimondo Lullo）宇宙之所以受造是为了成为基督徒，而并非有其他目的（杰米尼，方济精神 446）

阿米达透过方济各会士的眼光，在比约十一世所讲的基督王权中看到，一位基督徒可以在任何领域投身贡献：

我们必须改造天主教医生，不能因为有不道德的书籍和报纸就诅咒新闻界。相反的，我们必须培训天主教记者和作家。要是仅仅因为某些学校、某些教授教导的错误和对宗教的蔑视，就渴望无知是荒谬的。我们最好培养新一代天主教的教师和教授.....在社会中，在人民当中，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报章上，在书籍里，在诊所中，在司法的审判厅中，在学校里，和大街小巷，让基督得胜（《罗马观察报》，1937年3月28/29）。

由此，即使是在俗的也可以成为祭献。肯定的是基督是王，就是说天主并非只住在圣殿里，而且祂对圣殿外也同样感兴趣。阿米达比杰米尼更希望有一所天主教大学，她说服伦巴多伯爵资助一项文化工作，而不仅仅是福利工作，对于阿米达来说，天主实际上已经走出圣殿，使自己成为一切存有的创造者，要求人类照看好托付给祂的花园，就像继续他的创造性工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人类活动不是礼仪，没有任何工作不是神圣的，没有任何科学没有参与神圣的才华。

圣言的血肉自创世之初就已经为道成肉身作好了准备，祂虽来自于天主，但祂学会处在时间中，在历史中，在世纪中。木匠的儿子，在年龄与恩宠上表现出来世纪时间就像天主的居所，历史如同祂的身体，因为杰米尼重复地表示，基督作为教会的头，被召叫成为全人类合一的圣事。阿米达完美地明白到，当政治的紧迫性出现时，我们就从政，这并不是什么肮脏的事！即使是肮脏的，又怎么样呢？

团体还没有得到批准，这位勇敢的大姐就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出行动："在1946年的最初的五个月，女传教士们全都为筹备6月2日的大选摩拳擦掌.....由于她们的圣召，女传教士们成为在人群中隐藏的酵母，在竞选活动中，她们以普通百姓一样行事，社会责任赋予她们身份（我们的历史）"。

难道耶稣没有置自己于泥沼，被带到彼拉多面前，因为指控祂要作犹太人的王。审问祂的内容就是这个王权，祂回答是！是王，但不以强者自居。祂的王权是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付出生命。如果这个王权与世俗同义，如果接受与彼拉多的对峙，那么由这世俗性所产生的奉献就是向历史，向所有历史，每个人的历史的交付；它是对那刺透人心的长矛的“是”。